

## 繁殖感的个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何金莲 郭少聃 张利燕

(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长沙 410081)

**摘要** 繁殖感是成年中期心理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表现在生产能力、养育后代、人际和社会关怀以及领导能力等方面, 包含关注、承诺、行动等维度, 并以多种形式存在于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近来研究表明, 繁殖感强调个体积极的存在和发展模式, 对人际关系与社会和谐也具有促进作用。繁殖感的个体差异可表现在状态水平、年龄、性别角色等方面, 主要受社会文化、个体内在期望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将从测量方法的整合, 繁殖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等方面展开。

**关键词** 繁殖感; 关注; 个体差异; 内心期望; 文化需求

**分类号** B844.3

Erikson的生命全程的八个发展阶段理论, 提出个体在每个阶段都有其主要的发展任务, 而成年中期发展的最主要任务是: 获得繁殖感\*, 避免产生停滞感。他认为, 繁殖感的获得与发展包含在养育、生产和创造等活动中, 是个体自我同一性的进一步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创造和延伸, 繁殖感的最终目标是要促进个体的发展, 使种族繁衍不朽 (Erikson, 1963)。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繁殖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传承能力。McAdams等人完善了Erikson的繁殖感理论, 认为繁殖感以不同形式存在于生命发展全程, 繁殖感的获得是以前阶段发展任务的成功解决为基础的, 如在青少年期获得自我同一性, 成年初期亲密感的获得等。可见, 繁殖感是个体之前发展阶段完善与否的指标, 是成年中期个体成熟、心理幸福、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要体现。研究表明繁殖感是中年期个体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Huta & Zuroff, 2007; Melo, 2008)。而且, 中年期的繁殖感行为 (generative behavior) 和目标 (generative goal) 的实现也为个体积极适应老年生活提供了发展基础 (Moraitou, Kolovou,

Papasozomenou, & Paschoula, 2006)。繁殖感强调的是个体积极、健康的存在和发展模式, 是个体中年危机解决和成功老龄化的心理保证, 要求个体既要在成功抚养和引导下一代的父母角色担当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完善感, 又要从生产、创造以及奉献社会的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延续, 从而成就个体的幸福感和生命意义感。因此, 无论是对个体自身还是社会进步, 繁殖感及其行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繁殖感的概念发展、繁殖感个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阐述。

### 1 繁殖感的概念

繁殖感 (generativity) 被作为生命发展第七个阶段 (即成年中期) 个体的主要发展任务而提出, Erikson (1963) 将其界定为: 对养育和引导下一代的关注。他认为, 成年人具有一种趋向繁殖感的本能转变, 这是一种包含生殖、生产和创造活动的社会心理过程, 也包括那些专注于养育和引导他人的活动, 即繁殖这个概念包含了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这类更为通俗的含义。繁衍后代本身并不是繁殖感的保证, 繁殖感最主要的心理社会目标在于通过养育行为关心和引导下一代, 通过生产或创造活动等为下一代提供福祉, 确保后代的延续和发展。

可见繁殖感不只仅包含养育后代这一主题, 而且还经常表现在对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的贡献的各种不同形式中。有研究 (Clark & Arnold, 2008) 详细阐述了繁殖感的四个主题: 一是生产能力 (productivity), 指个体生产出产品和产生想法,

收稿日期: 2009-01-08

通讯作者: 张利燕, E-mail: hyzhangly@yahoo.com.cn

\* 繁殖感 (generativity), 词源自 generate, 有生殖、生育、生产等意, 国内多将 generativity 译为繁殖感, 也有“创生感”等译法 (中国台湾学者多将其译为“创生感”)。本文取“繁殖感”一译, 一是根据 Erikson 对 generativity 最初界定、内涵及其最终目标的综合理解 (见原文), 二则为跟国内大多文献及教科书的译法保持一致, 便于理解。

并维持他们，关注生产力是个体前半个职业生涯的典型特征，它与个体事业的巩固和追求进步有关；二是对家庭的关注，指抚养子女，但并不排外；三是指向他人和社会的人际关怀与社会关怀，是繁殖感的一个关键变量；四为领导能力（leadership），表示关注职业成就和下属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往往被认为是繁殖感成熟的表现形式。

早期理论强调对繁殖感的自我取向（agentic）和他人取向（communal）形式的个体内部期望的重要性（Bradley, 1997）。一方面个体繁衍或创造出自身的代理（包括后代与产品）超越自身生命存在从而为后代创造福祉；另一方面以利他的形式关怀他人的发展并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以及对所属社会作出贡献。而且，繁殖感行为的文化需求是标准化和年龄限定的，社会预期成人对下一代的幸福负有责任，同时他们承担起父母、老师、导师以及领导的

角色，这些角色赋予成人获得和表现出繁殖感的机会。

然而近来研究证明繁殖感的关注和关心能够出现得相当早。Frensch, Pratt和Norris（2007）发现青春期及成年初期个体在生活故事叙述中表现出了繁殖感的主题，且繁殖感的表现随年龄增长趋于稳定或者渐增，研究结果印证了McAdams等人对繁殖感的重新界定，即繁殖感作为一种多方面建构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人的多个不同年龄阶段。McAdams和de St. Aubin（1992）还提出了关于繁殖感的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他们将繁殖感解释为一种包含个体、个体间和社会动力学的转变结构模型，包括七种相关成分：文化需求，内心期望，繁殖感关注（concern），承诺（commitment），对种族的信仰（belief in the species），行动（action），以及对繁殖感的意义叙述（narration）。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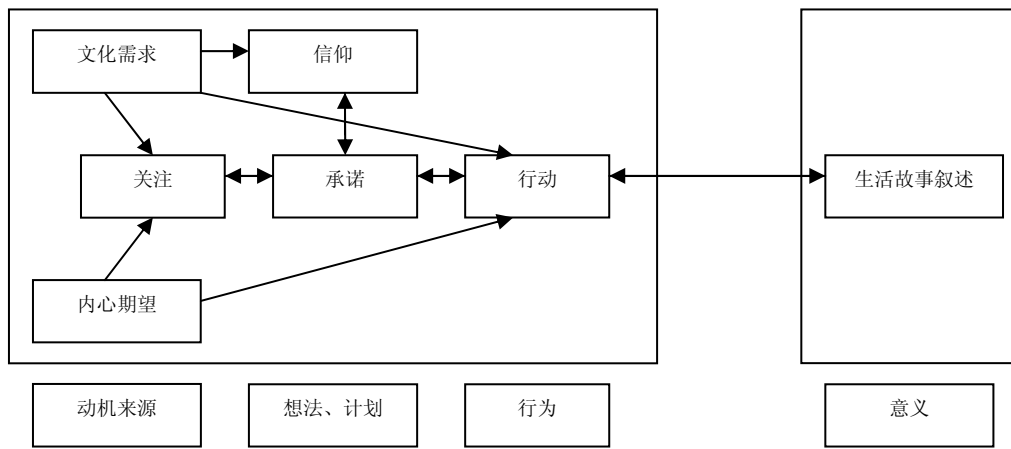


图1 繁殖感理论模型 (McAdams & de St. Aubin, 1992)

可见，繁殖感被界定为一种由生物冲动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重要心理品质，是动机、认知和行为的统一体，主要通过繁殖感关注和行动表现在繁殖感的各个主题领域，其核心为关注（concern），如关注自身成就、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和幸福、关爱他人、关怀社会等。

## 2 繁殖感的个体差异

### 2.1 繁殖感状态及其测量

繁殖感可表现在成年个体生命活动中的很多方面：如与家庭及朋友的关系，个体自身的生命关注

及生活目标，社会活动，以及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和成就等。繁殖一停滞的发展危机是中年危机的核心和主要表现，个体发展程度、身心健康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深刻地影响到中年期及至整个成年期个体的存在和发展状态。Bradley 和 Marcia（1998）认为繁殖感不仅仅以两种极端的繁殖一停滞的模式呈现，并提出区分繁殖感状态的两个标准：专注（involving）和包容（inclusivity）。专注指的是关心自己和他人成长和发展的程度；包容指关心的范围，即关心谁，关心什么。他们按照这两个标准将繁殖感区分为五种状态。（见表1）

表1 繁殖感状态

状态	专注		包容	
	自我	他人	自我	他人
繁殖型	高	高	高	高
自我取向型	高	低	高	低
他人取向型	低	高	低	高
传统型	高	高	低	低
停滞型	低	低	低	低

从表1可知，繁殖型 (generative style) 的个体以高水平的专注和包容为特征，繁殖水平最高。繁殖型的人关注自身的成长和成就，关怀和引导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也能对其他生活方式和传统保持宽容；对社会充满责任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并表现出信仰、目标及行为的一致性。繁殖型的典型代表如一个负责任的研究生导师。自我取向型 (agentive style) 的个体对自己表现出高水平的专注和包容，对他人则相反。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的目标和成就，热衷于对个人理想的追求，往往无视他人独立的渴望和需求，他们很少参与公共活动或者志愿工作，对下一代的关注和引导也缺少投入和重视，如“丁克一族”。他人取向型 (communal style) 的个体则过分关注他人的需要和行为，甚至个人的期望和雄心都要位居其次。但是他们这种强烈的需要被他人所需要的品质却影响到他人的独立自主，其帮助行为也可能是打扰的、唐突的。如这种类型的个体对子女或下属的过分关注和慈爱可能会使他们感觉受到束缚，反倒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自我取向型与他人取向型的个体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对他人和社会事务的投入最终都是与其个人需要或目标呈高相关的。第四种即传统型 (conventional style) 的个体，这种人专注水平高，包容水平低，或者都表现出中等水平。他们往往比较刻板，不够开明和宽容，认为应该给予下一代严格的指导，坚持已有的价值、文化和生活方式；其工作往往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自我实现或创造价值。最后一种是停滞型 (stagnant style)，停滞型个体繁殖水平最低，在其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无积极投入，往往自我满意度较低、碌碌无为。对政治无热情，对社会缺少责任感，对下一代的成长缺少支持或者对他们的选择和发展方向表现漠然。

测量繁殖感水平及表现维度差异的方法包括：自我报告测量，为研究者采用较多的是 McAdams 和 de St Aubin (1992) 的繁殖感自我报告量表 LGS

(Loyola Generativity Scale)，包含 20 个项目，被试对每个项目从 0 “完全不适合我” 到 3 “经常或者总是适合我” 进行自我评定，其中有 6 个项目为反向记分，该量表对成年样本具有较高的信度 ( $\alpha = 0.83$ )。LGS 一般被用来测量繁殖感关注水平。测量繁殖感的另一种方法是生活故事和自我叙述法，如让被试叙述或者记录影响其自身发展的重要生活故事和生活目标等，进而根据特定的译码程序来评估个体的繁殖感目标及行为。研究中，一般将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来评估个体的繁殖感。

## 2.2 年龄差异

繁殖感的获得和发展是成年中期个体发展的主要任务，中年人一般比年轻人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繁殖感，中年期的发展危机导致个体关怀能力的提升和承诺的实践。对成年女性繁殖感的研究发现，繁殖感在中年比成年早期表现更加突出、测量得分更高，这似乎说明繁殖感在成年期的发展更像是年龄函数，而不仅仅受社会角色所处历史阶段或特殊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Stewart, Ostrove, & Helson, 2001)。

繁殖感作为一项积极品质可能存在于成年初期甚至更早，从成年初期到成年中期其发展呈现出一个渐增的趋势。研究 (Jacquelyn & Nicole, 2006) 发现，强烈的自我同一性促进繁殖感的获得与发展，同时繁殖感又是成年晚期个体自我完善感最重要的预测源。研究发现繁殖感的不同维度在成年期的不同阶段达到顶峰：成年初期是对繁殖感的渴望；中年期最突出的是感受获得繁殖感的能力；成年晚期则强调繁殖感的实现 (Kleiber & Nimrod, 2007)。

近来也有研究 (Kleiber & Nimrod, 2007) 探讨了退休期个体的繁殖感及其社会参与的表现，将繁殖感行为视为个体的一种有价值的生命行为，而与退休期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及其成功老龄化相关。研究还发现退休期成人的繁殖感的维度随年龄而改变：较年轻的退休人员具有更积极的繁殖感，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脆弱且有依赖性的人的则具有更加

被动和补偿性的繁殖感。事实上,很多老年人能够继续为年轻人的幸福作贡献,为年轻人提供指导与经验,或是参加社会活动和志愿服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大繁殖感(*grand-generativity*):即老年人继续发挥其潜能为各年龄阶段的个体作出贡献,同时他们还寻求对他人的外部关注与自我关注的整合(Ryckman, 2005)。

### 2.3 性别角色差异

Erikson关于生命发展阶段模型更加接近男性的发展轨迹,男女发展路径的潜在差异表现在多种生命领域。Slater(2003)的研究表明,女性更可能在信任和亲密感阶段表现出发展优势,而男性则在自治、主动和勤奋阶段表现出更多的支配性的关注。此外对于成年期个体,研究发现,父亲在子女抚养活动中比母亲获益更多,且男性对家庭养育投入的繁殖感与其社会繁殖感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其中,那些推动孩子社会情感发展的活动与父亲的繁殖感相关,而那些推动孩子学业智力发展的活动则与母亲的社会繁殖感相关(McKeering & Pakenham, 2000)。即父亲对家庭与子女抚养的投入与其社会事务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与成功并不相冲突,反而能提高男性的自我效能感,互相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Morfei, Hooker, Carpenter, Mix和Blakeley(2004)通过研究繁殖感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发现,女性在职业、志愿者工作和闲暇活动中表现出更多他人取向的(communal)繁殖感行为,即更多地关心他人,但其总的繁殖感表现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但之前也有研究用LGS测量发现,30~50岁女性的繁殖感及其同一性确定和自信力的得分均与其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Stewart, Ostrove, & Helson, 2001)。Peterson和Duncan(2007)也发现,繁殖感能正向预测女性积极的人格特征、婚姻和母亲身份满意度,以及成功的老龄化。

当然,繁殖感也因个体社会职业角色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如牧师和教师更关注繁殖感中抚养的主题,包括人际关怀和社会关怀;而工程师则将抚养与生产力的繁殖感主题持平;牧师在人际和社会关怀方面的得分是世俗个体的2倍;无工作的个体对繁殖感抚养主题的关注是生产力的4倍(Clark & Arnold, 2008)。此外,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年龄、性别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繁殖感也具有较强烈的影响。即繁殖感的特殊角色测量比总的测量解释了更大的变异:繁殖感水平随个体角色不同而差异显著,

繁殖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的强度也随个体角色不同而异。

## 3 繁殖感的影响因素

### 3.1 父母的教养方式

个体早期生活经历塑造甚至部分地为个体接下来的发展方式和结果设定了程序,特别是个体早期与父母或其他照料者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了成年期繁殖感的获得和发展及其主观幸福感(Rothrauff, Cooney, 2008)。Frensch, Pratt和Norris(2007)用生命故事主题的方法探讨了青少年及成年初期个体繁殖感的表现及差异,发现繁殖感主题使用与其父母的教养和行为方式、青少年时期的志愿服务行为、亲社会推理和个人价值感有关。Frensch等发现有着权威型教养方式、支持子女自治、为子女着想且强调关爱他人的父母,其青春期(16岁)子女更可能在之后的年龄阶段(20岁)(成年初期)表现出繁殖感。可见,父母的良好的教养方式及其榜样行为,对个体早期亲社会行为倾向甚至成年期繁殖感的获得与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另有研究强调了家庭价值观(family values)对塑造未来具有繁殖感和亲社会的个体具有潜在影响(Pratt, Skoe, & Arnold, 2004)。而Lawford等人用LGS测量17~23岁年龄阶段个体的繁殖感关注,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即个体繁殖关注与其父母的权威型教养方式呈正相关(Lawford, Pratt, Hunsberger, & Pancer, 2005)。

### 3.2 个体心理期望

生命目标的设定主要来自个体的内部期望,当然个体期望自身发展与价值的实现并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同,以及对亲密感的需要都是影响个体繁殖感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固有的亲社会权力动机引起繁殖感关注,繁殖感关注又促进繁殖目标的有意识地设立,同时促进各个生命领域的繁殖感行为(Hofer, Busch, Chasiotis, Kärtner, & Campos, 2008)。成年期个体期望通过养育后代、成就事业等生命活动创造出自身价值并为后代创造福祉,同时还以一种无私的利他的形式,以繁殖感指导其生命行为,为社会作出贡献。

此外,Slater的研究还完善了繁殖感的发展模型。繁殖感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以不同形式呈现其思想,中年期的繁殖感必定有其早期发展的基础以证明人格发展的某种跨时间的连续性。而且,每个阶段人格“危机”的解决都是由前一阶段更有效的危机解决促进的,就繁殖感的获得与发展来说,

个体在前阶段关于同一性和亲密感问题的成功解决与其发展有莫大关联。因此,从青少年及成年初期个体主动表现出来的同伴互助、自身价值的实现、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未来的规划等活动中发现的亲社会行为和品质,也是个体成年后繁殖感获得和发展的基础。Pratt和Arnold(2006)运用生活故事叙述的方法研究了青少年期个体的道德同一性责任(moral identity commitment)以及繁殖感发展的道德维度,认为青少年期某些方面的道德发展能够积极地预测其成年早期的繁殖感。可见,个体早期的积极品质也是其成年期繁殖感获得和发展的心理基础。

### 3.3 社会文化需求

社会文化环境赋予社会成员特定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成年期特别是中年期个体在身心发展成熟的同时背负社会期望和发展机遇,这就是个体获得和发展繁殖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促使个体追求自我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在养育和引导后代、生产和创造等各个领域做出成绩和表率,从而保证种族繁衍、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受社会文化需求驱动的繁殖感又具有跨文化的差异。研究(Hofer, Busch, Chasiotis, Kärtner, & Campos, 2008)考察了繁殖感的跨文化差异,最突出的即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下个体繁殖感表现的水平差异,集体主义文化比个人主义文化规范下的个体更加重视繁殖感。有跨文化研究也证明非裔美国人的繁殖感关注及行为得分也显著高于白人(Hart, McAdams, Hirsch, & Bauer, 2001)。可见特定社会的文化期望对个体繁殖感的形成和发展水平起着规范作用。Penezić等人的研究也证实繁殖行为受到文化需求和个体内在期望的强烈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和发展水平也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繁殖感行为,不同国家(如Croatia和Slovenia)成人总的繁殖感行为没有差异,但是在作为繁殖感行为预测源的特定的生命领域、繁殖关注以及生命目标的重要性上有差异(Penezić, et al, 2008)。

## 4 未来研究展望

近来研究多关注繁殖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性别角色差异。研究(Hofer, Busch, Chasiotis, Kärtner, & Campos, 2008)探讨了繁殖感的不同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显示虽然繁殖感行为不是个体幸福感的最相关的预测源,但是它足以发展出一种全面的心理准备,从发展任务的成功解决中

获得满足感;而繁殖感关注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身心健康呈正相关,另一方面与抑郁和焦虑呈负相关。但是繁殖感这种与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关系又会因个体性别角色差异以及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出现表现方式和程度上的不同(McKeering & Pakenham, 2000; Clark & Arnold, 2008; Penezić, et al, 2008)。由于繁殖感对社会和个体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受到国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国内尚未有关于繁殖感的此类研究,因此未来的繁殖感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展开:首先,鉴于繁殖感界定的包容性,其测量方法亦随其表现领域的不同而异,如生活故事叙述一般用来测量个体的繁殖感目标及其行动领域,而繁殖感的自我报告量表如LGS则通常用来测量繁殖感关注。测量方法的不同,有可能导致不同结果的产生。因此,修订和整合繁殖感测量方法,才能进一步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其次,已有关于繁殖感的性别角色差异的研究仍有待高榘,如有研究(Morfe, Hooker, Carpenter, Mix, & Blakeley, 2004)发现,女性表现出更多他人取向(communal)的繁殖感行为,但其总的繁殖感表现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而更多研究表明繁殖感能正向预测女性的主观幸福感(Stewart, Ostrove, & Helson, 2001; Peterson & Duncan, 2007)。这可以被解释为,女性对子女和家庭的付出与贡献可能更被认为是一种义务而非繁殖感的表现,因而不能带来积极生命体验而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繁殖感的这种性别差异反映的是传统刻板的角色分工的弊端,致使女性对后代养育的繁殖感投入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不如男性。而且,还应该关注个体早期经历及心理发展程度对成年后繁殖感和心理幸福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除了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以外的其他因素(如个体心理发展程度、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职业等)需要被考虑进来,个体繁殖感与其积极情感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里赫曼, R. M. (2005). *人格理论*. 高峰强等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Bradley, C. L. (1997). Generativity-stagnation: Development of a status model. *Developmental Review*, 17, 262-290.
- Bradley, C. L., & Marcia, J.E. (1998). Generativity-stagnation: A five-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6, 39-64.
- Clark, M., & Arnold, J. (2008). The nature,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generativity among men in middle career. *Journal*

-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3, 473–484.
-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 Frensch, K. M., Pratt, M. W., & Norris, J. E. (2007). Foundations of generativity: Personal and family correlates of emerging adults' generative life-story them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1, 45–62.
- Hart, H. M., McAdams, D. P., Hirsch, B. J., & Bauer, J. J. (2001). Generativity and social involvement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White adul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5, 208–230.
- Hofer, J., Busch, H., Chasiotis, A., & Kärtner, J., & Campos, D. (2008). Concern for generativity and its relation to implicit pro-social power motivation, generative goals,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6, 1–30.
- Huta, V., & Zuroff, D. C. (2007). Examining mediators of the link between generativity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4, 47–52.
- Jaquelyn B. J., & Zarrett, N. (2006). Ego integrity in the lives of older women.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3, 61–75.
- Kleiber, D., & Nimrod, G. (2008). Expressions of generativity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a 'learning in retirement' group.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5, 76–86.
- Lawford, H., Pratt, M. W., Hunsberger, B., & Pancer, S. M. (2005). Early generativ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wo possible contexts for learning concer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5, 261–273.
- McAdams, D. P., & de St. Aubin, E. (1992). A theory of generativity and its assessment through self-report, behavioral acts, and narrative themes in autobi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1003–1015.
- McKeering, H., & Pakenham, K.I. (2000). Gender and generativity issues in parenting: Do fathers benefit more than mothers from involvement in child care activities. *Sex Roles*, 43, 459–480.
- Melo, R. (2008). *Generativ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ctive midlife and older adult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 Moraitou, D., Kolovou, C., Papasozomenou, C., & Paschoula, C. (2006). Hope and adaptation to old ag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individual-demographic fac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 71–93.
- Morfei, M. Z., Hooker, K., Carpenter, J., Mix, C., & Blakeley, E. (2004). Agentic and communal generative behavior in four areas of adult life: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1, 55–58.
- Penezić, Z., Lacković-Grgin, K., Tucak, I., Nekić, M., Žorga, S., Škraban, O. P., & Vehovar, U. (2008). Predictors of generative action among adults in two transitional countr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7, 237–248.
- Peterson, B. E., & Duncan, L. E. (2007). Midlife women's generativ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marriage, motherhood, and 10 years of aging. *Psychology and Aging*, 22, 411–419.
- Pratt, M. W., Skoe, E. E., & Arnold, M. L. (2004). The development of care reasoning in later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8, 139–147.
- Pratt, M. W., & Arnold, M. L. (2006). Growing into generativity: Adolescent roots of a generative self in emerging adulthood. Notre Dame Symposium on Personality & Moral Character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Ethical Education, Retrieved October 12–14, 2006, from <http://cee.nd.edu/news/documents/PrattSummary.pdf>
- Rothrauff, T., & Cooney, T. M. (2008). The role of generativity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oes it differ for childless adults and parent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5, 148–159.
- Slater, C. L. (2003). Generativity Versus Stagnation: An elaboration of Erikson's adult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0, 53–65.
- Stewart, A. J., Ostrove, J. M., & Helson, R. (2001). Middle aging in women: Patterns of personality change from the 30s to the 50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8, 23–37.

## Generativ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HE Jin-Lian; GUO Shao-Dan; ZHANG Li-Y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ity is a main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ask of the mid-adult individual, which involves productivity, parenting, leadership,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care, encompassing some domains such as generative concern, commitment, and action as well. It can be found in some life stages in varieties of forms. Recent researches suggest that generativity emphasizes a positiv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ndividual, which can promo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harmony.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generativity can be manifested in state level, age and gender role. And its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social culture demand, individual's inner desire, and parenting styles.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integrating measure methods, and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tiv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generativity; concer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ner desire; cultural demand